



老祖宗说游艺

苏翔 著



浙江古籍出版社



苏翔
著

老祖宗说游艺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祖宗说游艺 / 苏翔著.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540-0861-4

I. ①老… II. ①苏… III. ①文娱性体育活动-
介绍-中国 IV. ①G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65232号

老祖宗说游艺

苏翔 著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电话:0571-85068292)

网 址 www.zjguji.com

责任编辑 陈临士 张顺洁

特约编辑 裘禾峰

责任校对 余 宏 吴颖胤

封面设计 刘 欣

老祖宗形象设计 李 阳

责任印务 楼浩凯

照 排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0-0861-4

定 价 2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夏天晚饭后，院子里，星空下，听爷爷摇着扇子讲过去的故事。蝉鸣声声，偶尔有蚊子叮咬两口，黑夜中，凉风吹来，也吹来那些陌生又熟悉的事情。陌生是因为我们从未经历过，熟悉是因为来自我们老去的或者逝去了很久很久的亲人。“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小时候我们用聆听爷爷辈的故事，仰望辽阔的星空，打发用不完的精力和无处释放的想象力。我们就在那一刻穿越时空，接触到了过去，体验着当下，又对未来无限向往。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块童年圣地，它供人们在那里安静地倾听，自由地想象。而编写这套“老祖宗说”也正是起源于这样的情怀。也许你是一个人倾听，也许是兄弟姐妹围坐在一起倾听，我希望亲爱的读者，你，在听爷爷讲故事的心境和氛围里来倾听我们共同的“老祖宗”，给你讲讲中国先人的那些事。也许首先你会觉得新鲜，然后觉得似曾相识，甚或发现我们的内心，找到自己依傍的信念、灵魂中回响着的祖先的声音。

为此，编者特请了四位对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挑选了四道大菜呈上，让“老祖宗”来说说中国古代的节令、饮食、游艺和礼仪。“老祖宗”将借助历代典籍、诗歌、书画、文物等讲述我们先人的生活，也会提及那些“旧东西”在今天的变体。

万事都有自己的根源，不可能凭空而生。“老祖宗说”这套书，就是想带你追索我们共同的民族记忆，顺着凭我们自己难以寻觅的瓜藤，去摸一摸那只“古老的瓜”。那么，就搬来椅子、板凳甚至席地而坐，一起来听听“老祖宗”说了些什么吧！



序

在写稿期间，我出了一趟远门。

说是遥远，也并不完全确切，毕竟它坚忍的黑土地连同着大片大片的白桦林一直往南延伸，直至我们大兴安岭丛丛密密的树林下。当我的指尖触摸在这些斑驳干硬的树皮上时，我仿佛感知到了俄罗斯艺术的民族性。

在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里，在埃尔米塔什博物馆内，我的每一次转身，都在遇见往昔的历史与故事。伤感，无处不在；深邃，挥之不去。列宾、列维坦、克拉姆斯柯依、谢洛夫、库因芝等，我站在他们的画作跟前，总觉得有一种共同的特别的力量在其中，但当时我说不出来。回国后，我才醒悟过来，他们的绘画中贯通着一种根本性的力量——俄罗斯民族的气质。

但回到我的书房，我看到了中国传统艺术中同样有崇高价值的东西。我们的传统并非是当代人所看到的、所理解中的一盘散沙，甚至有一些文化被别国吸收过去，成为了他们的瑰宝。往东面的日本去了，往接壤的韩国去了，又或者往更远更远的欧洲去了。直至今日，韩国每年都举行着声势浩大的拔河比赛，并把拔河当作自己的瑰宝纳入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还有日本的国技相扑运动，同样也是起源于中国的传统游艺。

尽管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就此说中国人的基因里是缺少凝聚力的。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些传统游艺或许早已从先人有意识的活动中转化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内在自觉。艺术与游戏是血脉相承的。

当人类祖先在日常劳动之余时，他们有精神松弛的需要，这个时候，游戏就产生了。从原始社会的无功利性游戏到封建社会及之后的时代里，游戏渐渐添加进更多功利的元素。绘画、雕塑、舞蹈、诗歌这些艺术及其作品成为调节人们心灵的更多元的方式，也直至如今，这些被传承的游艺往往也具备艺术性。

我在对这三十种古代游艺进行整理的时候，再一次被中国文化艺术的博大精深所感动。如今世界化中的艺术作品，国人所知道的似乎总是“人家”的东西，凡·高、莫奈的，达·芬奇、毕加索的；但我们有多少的国人会为阎立本、苏汉臣、仇英、焦秉贞的画所折服呢？你很难说，我们没有世界级的“大师”，只是因为中国古代的经典都没有被“世界化”罢了。回头看一看陈洪绶的小画，即便是刻画在一枚小小叶子牌上的“小玩意”，也令后人无比赞叹。

反观当代，娱乐方式层出不穷，但为什么人们却总是抱怨收获不到童年最简单的快乐呢？越来越发达的游戏世界，却蒙蔽了你真正的幸福需求。在物质世界里，保持一颗简单的心，既是自省，也是最好的礼物。有些游艺与时代一同消逝了，有些游艺则以更接地气的形式被当代人所接受，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去忘记它们，让这些游艺能传承下去。

但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在书中有些许的收获，至少，不再让那些如今还完好保留着的游艺，在未知的以后被时代所遗忘、被世界化所吞噬。

苏 翔

2016年3月

目录

第一章

童趣与清趣

文雅翩翩任怀想

风 筝	4
秋 千	12
竹 马	19
七巧板	26
拨浪鼓	34
灯 谜	40
酒 牌	47
诗 钟	55
曲水流觞	61

第二章

玩赏与怡悦

花开花落自风流

龙舟竞渡	70
舞 狮	77
弄 潮	83
皮影戏	88
捶 丸	94
空 竹	100
烟 花	105

第三章

竞技与成败

云卷云舒一时代

摔	跤	114
蹴	鞠	121
拔	河	129
斗	鸡	136
斗	草	143
击	壤	149
射	箭	155
投	壶	164

第四章

桌游与逍遥

得失成败笑平生

围	棋	172
樗	蒲	178
双	陆	184
弹	棋	192
藏	钩	198
麻	将	205



走进
中华传统文化
畅享
华夏文明之旅



童趣与清趣

第一章

文雅翩翩任怀想



七巧板
拨浪鼓
诗钟
灯谜
风筝
诗钟
竹马
七巧板
曲水流觞
酒牌
秋千

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
禁柳摇风细，墙花拆露鲜。
向谁夸丽景，只是叹流年。
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

——唐·罗隐《寒食日早出城东》



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有一剧《风筝误》，说的是缘起风筝的两段情缘。詹烈侯有两个女儿，大小姐爱娟貌丑才浅，二小姐淑娟却美貌聪慧。近邻戚友先是个附庸风雅的顽劣子弟，他的义弟韩世勋却是个才学出众的文雅书生。清明时节，风筝飞漫天，戚友先请韩世勋题诗于风筝，不巧风筝断线，落入了詹家二小姐院子里。淑娟拾起风筝，回去后题小诗一首：

何处金声掷自天，投阶作意醒幽眠。

纸鸢只合飞云外，彩线何缘断日边？

风筝仿佛成了两人情谊的交结，含情脉脉都寄予在一只小小风筝上。韩世勋见后再题诗一首，没有料到竟误入大小姐爱娟手中，结果引来了爱娟的投怀送抱。爱娟误以为诗是戚友先所作，与戚友先约会之夜却又遭遇韩世勋冒名赴约的尴尬。不久戚友先成亲，花烛之夜红盖头下的竟然是丑陋骄横的爱娟，吵闹不休；而韩世勋科举高中娶妻，最终迎来了心上人淑娟……

一只风筝牵起两段情，花好月圆误打误撞、造化弄人。这真是“风筝有



误，错点了鸳鸯；月老有知，有情男女牵成双”。

风筝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的，起源于春秋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相传最早的风筝是墨翟以木头制成的木鸟，研制三年而成。后来鲁班用竹子改进墨翟的风筝材质。直至东汉期间，蔡伦改进造纸术后，坊间才开始以纸做风筝，称为“纸鸢”。

风筝是没有国界的。

阿富汗当代作家卡勒德·胡赛尼有一部畅销书《追风筝的人》，主人公哈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风筝，就在赛场上追逐那些被割断引线而掉落的风筝，成为追风筝的人；阿米尔则是奔跑在喀布尔的风筝斗士，以切断别人的风筝线为荣。这样的情景，在阿富汗就是全民性的游乐活动。回到宋代社会，人们也愿意为切断他人的风筝线而博彩欢呼，这该是人性的相通吧。

《西湖老人繁胜录》里有记载南宋临安热闹的景象：

城外有二十座瓦子，街市举放风筝，轮车数椽，有极大者，多用朱红，或用黑漆，亦有用小轮车者，多是药线，前后赌赛输赢。输者顷折三二两线，每日如此。

市井百姓已然把放风筝这项亲近大自然的活动看作是可以赌赛的，也足以说明其全民性的特点了。风筝并不在于谁放得高、放得远，更在于谁能将对方的线切断。像南宋周密《武林旧事》中所列数的周三、吕偏头就是当时放风筝技艺最高的技艺人。当时，除了较量斗风筝的技艺，人们还专注于扎制风筝的工艺。临安城出现了一些



▲ 京燕风筝

以扎风筝、卖药线为生的手工业者。“药线”本是从烟火中而来，南宋时的烟火技术已经逐渐成熟，药线成了店铺里可以买卖的小商品，所以把药线当作风筝线也并不稀奇了。

然而，文化又是有国界的。

我们的古人不以捡到被“风筝斗士”切断线的风筝为己有视作一种荣耀，而将断线的风筝看作是不祥之物。《红楼梦》七十回里描写了一只风筝引来的故事：众人在对诗词，不料窗外坠下一只大蝴蝶风筝，宝玉一看便知道定是娇红姑娘的，催人赶紧送回去。而这时探春拼命阻止，她说风筝被人拾走了是忌讳，黛玉也笑说那掉落的风筝是放掉的晦气，于是大家都七手八脚地忙着把自个儿的美人风筝都放出去，以除掉晦气。



▲ 大蝴蝶风筝

《红楼梦》里又有这样的描写：元宵节的晚上，贾政与孩子们一起玩猜谜，元春、迎春、探春、惜春的谜底分别为爆竹、算盘、风筝、海灯，此时贾政便心中烦闷，甚至大有悲戚之状，因为这四样都是不祥之物。所以，人们选择在风起来的时节放风筝，是有把一年之中的晦气、灾难、郁闷、病祸都统统赶走的意思，与古时人们放爆竹、清明插柳也是为了驱邪避灾大体相似。

王健吾、金铁鑫《风筝谱》记载：“西北各地，民多山居。每届立春之后，春风紧猛之时，每村辍于事前扎一巨大之风筝，其形长方，中间略有凸势，用巨绳百丈，携往山巅，数十人共放之。待风筝上升，愈放愈高，至群力不能胜时，则以刀断绳，任风筝摇曳而逝，名之曰放灾。谓如此则将合村之灾晦，放诸异地，通年可享太平矣。”直至现在也有许多地方在春天里用这样的方式“放郁”，祈祷全年都可以安享太平。每个村都制作一只巨型风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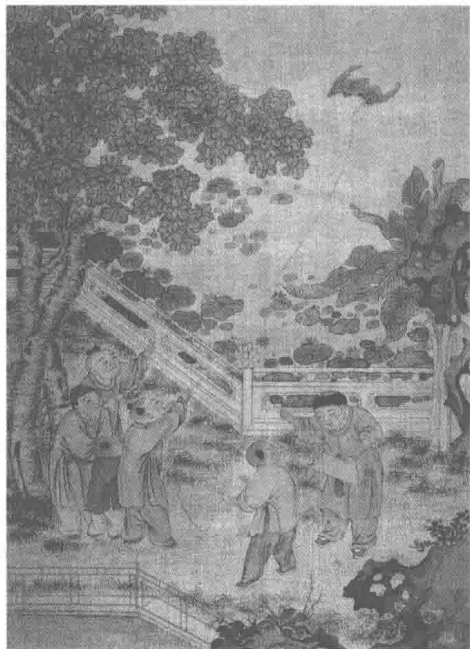
众人用齐力断金的魄力，把风筝用尽可能长的线放飞，飞得越高，越是吉利，在风筝断线后，让它任意地飘摇。

也有的时候，风筝并不是自己飞断线的，而是人们有意将线割断，让其随风飘逝。风筝线被割断了，飞落到了寻常百姓家，这户人家就会被认为沾上了晦气，是一件不大吉利的事儿，仿佛要面临大灾大难。尤其是在南方，最忌讳的是板鹞这类的风筝，如果落入家中，就足以“肇生火灾”，所以被认为是极其不利的征兆。也有人形的风筝，就像从天而降一个真人，也因此被认为会是有人家中人员伤亡的凶兆。但是虫鸟形状的风筝，就不在禁忌的名单中了。所以，放板鹞时就最忌讳断线或者摔落了。假使真有一天，板鹞不慎掉在别家的屋顶上，那风筝的主人就要赶快带上香烛、纸马、鱼、肉和老酒这些物品向房屋主人赔礼道歉，甚至得烧香磕头、祭拜过家堂菩萨才算完事。

尽管风筝有着令人忌讳的一面，然而也不能阻止人们“斗风筝”的乐趣。在娱乐活动最丰富的宋代，人们非常喜欢“斗风筝”的游戏。周密在《武林旧事·西湖游幸》中记载了当时临安的“斗风筝”情景：

桥上少年郎，竞纵纸鸢，以相勾引，相牵剪裁，以线绝者为负，此虽小技，亦有专门。爆仗、起轮、走线之戏，多设于此，至花影暗而月华生，始渐散去。绛纱笼烛，车马争门，日以为常。张武子诗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游女锦相牵，都城半掩人争路，犹有胡琴落后船。”最能状此景。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首府一派繁盛的景象。西湖的桥上有一些少年在玩纸鸢，谁能割断对方的风筝线谁就是胜利一方。别看这割断对方线绳只是小事一桩，实际却并没有想象的容易，因风筝线容易缠绕，一旦缠绕在树



◀ 清·焦秉贞《百子团圆图》局部

上或是几只风筝缠绕在了一块儿，那就谁也不能赢了。甚至还有爆仗、起轮、走线这些表演来助阵，为放风筝增添格外的乐趣。所以当时的街市上还流行起了起轮、走线、流星、爆仗这些观赏性游戏，技艺人也被称为“赶趁人”，像周三和吕偏头，他们耍起风筝来，那是绝妙非凡，“盖耳目不暇给焉”！

现代人恐怕不会认为秋冬也是放风筝的好时节，气候的骤冷骤暖更容易让人们倾向于躲进更有安全感的室内，亲近大自然的户外活动也越来越成为奢侈。而在古时，放风筝的时节往往从当年的农历十月份一直延续到来年农历四月份的农闲季节。不过放风筝最好的还是在春风洋溢的四月里，肆意又开怀。

清明时节，本是人们表达对先人哀思的日子，而在时光的穿梭中，祭祀的意义悄然在发生改变，娱乐成为人们另一个关注的方面。纵情游乐的画面里，少不了“清明时节雨纷纷”以外的镜头——远足踏青、荡秋千、蹴鞠、插柳、曲水流觞等一系列民间的风俗。



从唐末诗人罗隐的《寒食日早出城东》一诗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寒食清明放风筝风气之盛。

青门欲曙天，车马已喧阗。禁柳摇风细，墙花拆露鲜。
向谁夸丽景，只是叹流年。不得高飞便，回头望纸鸢。

清明时节，杨柳依依，花儿盛放，放风筝也是颇受欢迎的游戏了。

“纸鸢”是风筝，更是一种隐喻，诗人只愿能够像纸鸢一样飞往天际，超脱尘俗的倦厌，才可以找寻到“有根的生活”。生命的真谛便是如此，人都有其私欲的一面，但追求美与善的愿望却从未改变。放逐与流浪，倘若风筝就是自我的内心，那么回归心灵栖息之地便是最终的救赎。

放风筝的人与看风筝的人，他们情感的寄予与关注的视角常常是不同的。放风筝的人在制作风筝上花去了大量的心血，而看风筝的人往往用审美的眼光去欣赏风筝上的绘画与外形。《武林旧事》里有一栏“小经纪”，说的就是宋代临安城制作贩卖风筝的手工艺人，他们“每一事率数十人，各专藉以为衣食之地，皆他处之所无也”。说明市场经济一繁荣，各类文化也都能转化为商品。

然而就拿制作风筝来说吧，这确实绝非一件易事。一只完整的风筝制作过程总需要经过扎、



▲ 清·王素《婴戏风鸢图》